

与风浪共舞，敦煌开出海上花

【文/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图/受访者提供(除署名外)】

当一个舞者“重新开始”

2023年12月31日，陈丽娜第一次踏上“爱达·魔都号”，成了这艘船上的001号中国舞者。

拖着行李箱，走过舷梯，踏上甲板，往事扑面而来：12岁时，在家乡海南风土人情的熏陶下，走上了古典舞和民族舞的学习之路；在海南省民族歌舞团，一待就是十年，度过了舞蹈生涯中的精华时光；为了精进技艺，前往中国歌剧舞剧院培训，一心朝着专业舞剧演员的方向前行。

回忆中，关于梦想的那部分，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伤病戛然而止——脊柱受损的她，有一个月的时间躺在床上动弹不得，眼睁睁看着别人跳本该属于她的角色。被迫暂别舞台，陈丽娜转而做起编导和舞蹈老师，但内心的落差感难以言喻。

失去过，才知道有多舍不得。接到“爱达·魔都号”的工作邀请，她毫不犹豫地应承了下来。

走进船舱，安置行李，静静等待。只要再等一天，这艘国产大邮轮就会开启首航。而陈丽娜的舞蹈生涯，也将在大海上重新拉开帷幕。

她很快就领教到了“海上舞台”的不同。在专业剧里，核心的独舞片段通常不超过4分钟。但在邮轮上，她需要独立完成30分钟的表演，一天三场。

“15分钟的独舞是身体能接受的极限，超过这个时间，体力便难以支撑。”陈丽娜坦言。

她开始在编排上动脑筋。借助道具，用轻柔的段落缓冲高强度的动作，把全身的力气集中在最后一支舞蹈中。这样的巧思，倒也让表演显得张弛有度。后来，经过反复沟通，表演时长最终调整为15分钟一场，但她工作的强度并未降低——一天三到四场常规演出，加上派对串场、船长签售会、敦煌秀，她的工作被安排得“密不透风”。

更大的挑战，来自心理层面。

在海南省民族歌舞团的十年，她习惯了在固定的剧场、固定的灯光下完成固定的编排。舞台是方的，观众是远的。而在邮轮上，舞台可以是剧场，也可以是广场、走廊，甚至是一个转角。



“海上舞台”演出后的合影。

“刚开始我‘打不开’。”陈丽娜回忆，“从大剧场到小舞台，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。”

如今，在邮轮上舞了两年多的她，早已能在邮轮的任何角落完成舞蹈表演。有时候是在广场上，这里本就是她表演的地方；有时候是在走廊这样的狭小空间，她也能翩翩起舞。

“在邮轮上，我可以自主决定舞蹈的内容、妆造与编排，甚至能根据观众的建议调整表演。”她说。从省歌舞团的“螺丝钉”，到海上舞台的主导者，这份创作的自由，让她的舞蹈灵感不断迸发。

敦煌舞遇到海上风

在所有舞种中，敦煌舞是最受观众欢迎的，也是陈丽娜最用心打磨的。

剧场的灯光暗下来，她侧躺在舞台上，长长的绸带铺开，营造出仙雾缭绕的意境。音乐响起，她缓缓起身，一颦一笑、一招一式，勾勒出天女俯视人间、为世人祈祷祈福的画面，尽显敦煌舞的典雅与庄严。

为了让观众更了解传统舞蹈，她还在邮轮上开设了小课堂，专门介绍敦煌舞与胡旋舞的区别。“敦煌舞源自中国壁画，风格偏宗教，氛围庄严。”她耐心地向观众解释，“而胡旋舞是经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异域舞蹈，以旋转速度为核心，音乐轻快，充满西域风情。”

小课堂的互动总是充满趣味。有一次，一位女观众因太过喜爱她的表演，互动结束后激动地往她脸上亲了一口。陈丽娜愣在原地，随即发出笑声——那是她收到的最热烈的“好评”。

也有些让人难以忘怀的时刻。曾有一对颇为通晓敦煌文化的夫妻，课后与她深入交流，探讨敦煌壁画的历史由来、舞蹈手位的出处、舞者神情的时代特征。在一来一往的探讨中陈丽娜感觉自己对这个舞种又有了新的认识。

在陆地上，陈丽娜是个舞者；在大海上，她当起了讲解员和文化使者。

为了让观众始终保持新鲜感，陈丽娜一直在创新舞蹈内容。从最初的古典舞、敦煌舞、胡旋舞，到如今增加



陈丽娜在船上表演。

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摄

了蒙古舞、藏族舞、傣族舞、新疆舞等多个民族舞蹈。这些民族舞很多是她早年学过的，但为了重新搬上舞台，她反复打磨动作，力求呈现出最地道的民族风情。

邮轮上有不少回头客，如果每次都跳同样的舞，他们难免会失望。“唯有不断更新舞蹈的内容、音乐与服装，才能让观众感受到不一样的美。”陈丽娜说。有些老客人，看了她的舞蹈后还会专程跑到后台和她打招呼。有人笑着说：“我记得你，去年来的时候就常看你的表演，发现你的舞蹈又更新了。”有人还会特意掏出手机，翻出记录过的表演瞬间。

创新也意味着风险。她和龙运智合作的双人舞《花样年华》、情人节专场舞蹈，编排了不少高难度托举动作。但在晃动的船身上，这些动作充满了不确定性。

二人形成了独特的默契；编排时做两手准备，若表演过程中船身晃动，一个眼神，便用转圈替代托举。最惊险的一次，船晃得厉害，龙运智托举陈丽娜时险些失手。他下意识地护住她，二人摔倒在舞台上，却借着舞蹈动作巧妙化解。台下观众甚至误以为这就是表演的一部分。

就算摔也要摔得好看，这成了海上舞者的“条件反射”。

在海上讲故事

在陈丽娜的舞蹈理念里，故事才是一支舞蹈的灵魂。《问情》是她编排的一支独舞，讲述一位女子的回忆与怅惘。表演中，她将女子的深情与伤感演绎得淋漓尽致。那撕心裂肺的情感表达，让一位四十多岁的女观众看完后深受触动。表演结束后，这位观众专程跑到后台

找她，直言舞蹈戳中了自己的内心，说着便红了眼眶。

在《问情》之后，她总会衔接《长安花》。这支舞蹈以蒲公英为意象，演绎出“再生”的主题——她把蒲公英被风吹散的场景融入舞蹈，传递“过往皆为序章”“学会释怀”的人生态度。

这些用舞蹈讲述的故事，常让观众心有戚戚。但揪心过后，陈丽娜又会给他们一个出口，或是温暖的，或是治愈的。在比千人剧场小了无数倍的舞台上，在历经伤痛与失望后，她依然在做梦想中的事——一个舞者该做的事。

日常里，她像一个“生活素材采集者”。观察不同人的处事态度与性格差异，从朋友间的相处模式，到生活里夹菜的细微动作、不同饮酒场景下的手势姿态。这些真实的片段，都是舞蹈创作的鲜活素材。“同样是‘哭’，是无声落泪，还是颤然啜泣？手是直伸而出，还是带着情绪颤着抬起？”她比画着，“这都要贴合人物的性格与心境。”

一位母亲在参加完小课堂后告诉她，孩子能通过舞蹈深入了解其背后的文化，能说出“这是敦煌舞，是从壁画里来的”。陈丽娜听笑哭了。她觉得这份认可可比任何掌声都管用。

不想离开舞台的舞者

登船近三年，陈丽娜在邮轮上度过了三个春节。每逢春节，她都会编排贴合新春氛围的舞蹈。东北秧歌、《欢天喜地》的喜庆旋律，让邮轮上充满了年味。她和其他舞者会在邮轮的各个角落与观众互动，用舞蹈传递新



陈丽娜在演出前化妆。

摇晃是她的舞台，也是她的修行。她在漂泊中找到了扎根的方式。伤病曾让她告别陆地剧场，大海却给了她另一种可能——在随时可能失衡的空间里，把每一次托举都跳成与风浪的对话。失而复得的舞台教会她：真正的美，不在于稳住世界，而在于与世界一起摇晃时，依然能旋转裙摆。

春的祝福。

从2023年登船时的孤身一人，到如今舞者团队不断壮大，陈丽娜见证着“爱达·魔都号”的成长。而这艘邮轮，也见证着她在舞蹈之路上的不断突破。如今的船上，除了陈丽娜，还有男舞伴龙运智、女舞者邢增玲，三人轮换值班，有机会时还会合作表演。

敦煌舞依然是观众的最爱，陈丽娜也一直保持着学习。为深入研究这种近年来日渐盛行的舞蹈，她多方探寻相关流派信息，通过查阅网络资料、追溯历史由来、观摩敦煌画像等方式学习，也会与专业老师交流探讨相关知识。

倦怠感偶尔会袭来。开心的阈值越来越高，重复的演出让敏感度钝化。这时，她会去观察生活——看一只海鸟如何掠过浪尖，看一朵云如何聚散离合。她也会看舞蹈视频，与同行交流，让自己保持对舞蹈的敏感。

家人和朋友都劝她，到了这个年纪应该退居幕后了。今年，陈丽娜35岁。对于舞者来说，这是个有点微妙的年纪。

但她始终不愿放弃舞台。她不知道自己还会在这艘船上跳多久，但她格外珍惜在大海上的每一次表演。这份对舞台的执着，缘于她曾被迫离开过舞台，失而复得。

如今，她依旧站在漂流的舞台上。在这片海上舞台，她与邮轮并肩成长。她将古典舞、民族舞搬上甲板，用舞蹈编织中国故事，让传统舞蹈的魅力，在茫茫大海上静静绽放。

而她本人也像一支舞——在漂漂亮亮中舞得辽阔，在摇摇晃晃中扎得坚定。



船在晃。陈丽娜知道，接下来又是一场无声的较量。

晃动下的身体微微失去了重心，陈丽娜和男舞伴龙运智只是交换了一个眼神——原本设计好的高难度托举，顺滑地变成了一个转圈。裙摆旋开，灯光打在她脸上，笑容依然从容。

台下无人察觉，掌声照常响起。

这是2026年一个寻常的夜晚，“爱达·魔都号”行驶在茫茫大海上。对于这位舞者来说，应对摇晃，早已是舞蹈的一部分。那个未完成的托举，如果在陆地上表演一定会很漂亮。但在海上，漂亮不是第一位的，稳当才是。

从海南省民族歌舞团的大剧场，到这艘漂浮在海上的钢铁巨轮；从因伤被迫离开舞台，到自主决定每支舞蹈的编排——陈丽娜的人生，像极了她跳过的《问情》和《长安花》：有过撕心裂肺的低谷，也有重新飞翔的释然。

在她身后，是中国第一艘国产大型邮轮的汽笛声，和一片从未如此近距离聆听过中国故事的蔚蓝海洋。